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侍五

宋鶴林真逸彭和纂集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

不盈沖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觀桓之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

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

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

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

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

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

注酌湛然體合萬象善惡斯係動植咸歸

故為萬物之宗

頴濱蘇轍曰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

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

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

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

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在地則為地六

蓋沖氣為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

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

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

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

所謂疑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或者疑問之辭

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

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

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

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

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

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

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

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

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勿沖大盈若

沖沖氣為和皆以不極子盈為義或之者

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

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

之未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

無也則似之而已

挂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挂其銳則不爭解

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

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

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止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頴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

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

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
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
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
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
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
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
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
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

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
氛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汗雜者是也銳挫
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
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
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
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
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
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仿

佛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
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
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
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象之大者莫
大於天故為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
具精真精生沖氣沖氣生天地天地生萬
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
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林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
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
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
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
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
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
薄惡之也

賴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
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
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
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
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

喪吾無與焉雖未當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
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
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
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函巾之以文繡尸
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
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
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
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

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

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

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小矣槩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特立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槩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常相忘

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遊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為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為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

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御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橐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頴濱蘇轍曰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王雱曰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物

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黃茂材曰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橐治籥也籥其管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籥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陳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頴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
 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
 杳然難言故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
 糟粕弊精神於褻淡非徒無益也故多言
 數形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
 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
 地崇篤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具君存
 焉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
 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
 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
 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
 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
 何道之可存哉
 涑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
 妙也者萬物之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玄者杳冥而藏

神牝者冲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
 祖今術家以口鼻為玄牝非也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
 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
 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

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
 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
 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
 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
 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

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
 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
 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
 也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
 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
 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
 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
 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

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為之說曰
 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頽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頽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
 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綿綿者冲和不
 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

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
 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
 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
 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為勤莫
 大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

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烏能長生

涑水司馬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管為以求生唯天地無為而自生

頽濱蘇轍曰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王雱曰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覆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具也

陸佃曰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生者生之本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

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咸得手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虛謙不敬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頽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迺能獨異於眾使其立已而與眾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

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已外身謂忘我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已進人為眾所推為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為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為形骸所礙

清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臆肢體黷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馬卑趨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

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

故始能成其私也
頽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

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天已獨壽非私乎

程大昌曰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

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惟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

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為

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

善利此一能也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今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

頽濱蘇轍曰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冲曰柔弱者俗之所恥汙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道

洞鑿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頽瀆蘇轍曰避高超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無尤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為言水以行險不失為信在善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己物正為政水以激揚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善以同心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為動水以冬凝春泮為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潛而為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